

“她文化”崛起 中国女性追求活得更自在

文/新华社记者 许晓青 陈爱平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我国电影票房排名再度改写。以母女情感纠葛为主线的喜剧电影《你好,李焕英》票房突破50.4亿元,超过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成为仅次于《战狼2》的我国电影放映史上单片票房亚军。

从春节档,到最近的三八节档,“李焕英热”再次成功“塑造”了当代中国女性形象,吸引超过1亿人次走进影院观看。观看电影只是众多文化消费渠道的一种,与女性相关的各经济门类,也包括女性群

体自身,都已成为当下“国内大循环”需求端强有力带动者。

“她文化”不仅带热“她经济”,更引发关于“她”形象的热思考。

“李焕英”成为网民称呼中国母亲和妇女形象的新的代名词。“来看看我家的‘李焕英’”“和‘李焕英’喝杯茶、拍张照”一些富有人情味的广告语,仿佛把人们拉回到电影里怀旧的“20世纪80年代”。

“母亲的话题,超越了人们对其他一些热点话题的关注,这是一种非常纯粹

的情感和人性关怀,进而引发广泛关注。”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说。

“李焕英”的形象既包含中国传统女性的勤劳、温柔、善良、隐忍特质,又很“燃”影片对人物内心的刻画,也包含着对当代女性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的肯定。

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8日推送《谁是妇女?》的文章,追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妇女解放的历程,也特别列举出当代中国女性的楷模,比如屡获国内外国际奖项的科学家屠呦

呦、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敢为人先的张继先、国产疫苗研发领军人物陈薇,等等。

无论是银幕上,还是现实中,中国妇女解放的成就世所瞩目,同时女性发展依然面临各类挑战。近年来,热播影视剧《欢乐颂》《三十而已》等,纷纷聚焦都市职业女性的新烦恼——择业、升职、婚恋、买房、育儿、养老等。

《三十而已》出品人苏晓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女性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变得更多元,面临的焦虑

也成几何级数增长,女性题材电影、电视剧乃至综艺等能带给观众的不是唯一答案,而是更深层次的思考与讨论。

“她文化”崛起,正在让中国女性形象变得更鲜活,也让中国女性自身活得更自在。今年三八节,“李焕英”们在线上线下冲浪“买买买”、追剧刷屏“看看看”的同时,还更加青睐一项文化休闲活动——体验汉服。

随着《唐宫夜宴》等一批融合中华传统文化的新颖歌舞节目走红,穿汉服、

逛灯会,也日益受到女性消费者青睐。在哔哩哔哩网站,汉服频道集纳了约24.2万条视频,播放量约13.8亿次。

更多中国女性正在从感知美、欣赏美,逐步加入创造美的行列中。

“与都市快节奏的生活形成对比,越来越多的女性热衷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美。”“80后”文创机构运营负责人朱应认为,“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在闲暇时参与到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活动中,这将推动全社会的美育水准提升。”

他们,为太行古建“撑伞”……

文/新华社记者 王学涛 洪慕瑄

山西省长治市良才村,有一座禹王庙,小巧玲珑,砖雕精美。然而,多年来,这座不可移动文物受到漏雨的困扰。

“一旦文物坍塌,怎么对得起子孙后代?”良才村党支部书记王红锐担忧。听说长治市有一个文明守望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中心,他赶紧联系中心发起人之一的何艳军,并与文物部门沟通,通过村民、志愿者团队分别筹资的方式,去年下半年成功为禹王庙“撑伞”。

长治市位于山西东南部,被太行山、太岳山环抱,分散着3500余处古建筑,享有“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的美誉。

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不可移动文物无人看护,日渐衰微,亟待修缮。出生于1980年、当过兵的何艳军热爱家乡文化,想着发起成立一支团队,让更多人参与家乡文物保护。

2017年,这支志愿者队伍组建起来了。2019年,长治市文明守望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中心正式批准成立,如今有近300名成员。他们中有博物馆讲解员、幼儿园园长、大学生等,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大家通过共同出资、义务巡查讲解、自聘文保员等方式保护、赓续文化遗产。

其“抢救古建撑伞行动”开展两年来,与文物部门、村委会等合作,发动爱心人士捐款,已为近30处乡村古建遮风挡雨。平顺县大铎村古戏台就是其中一处。

2019年,大铎村决定采取“急救”措施,为古戏台搭建彩钢瓦,得到当地文物部门的认可。村委会与志愿者团队合作,发动群众集资、搭建彩钢瓦,并对施工期间文物、人员安全进行监管。

72岁的牛松林在大铎村教了32年书,曾多次致电当地媒体,呼吁维修村里的古戏台。如今,看到它得到保护,并被列为文物部门重点维修对象时,老人露出笑容:“那个年代修建这个戏台不容易,代表了先人的勤劳和智慧,是我们大铎村的象征。”

长子县天凤寺也在凋敝中迎来生机。

文物部门负责作修缮方案、召集施工队,当地筹集近20万元并成立修缮小组,志愿者捐款7000多元……记者日前看到,天凤寺的3座古建在多方努力下得到维修,门楣上贴着大红横幅“修缮文物”“传承文化”。

崔买安是志愿者出钱为天凤寺聘请的文保员。近3年来,他清理杂草,和村民们一起制作土坯砖、收购青砖、烘烤木材等。“修得很艰辛但也很快乐。文化遗产不可再生,想想这些,我的干劲就大了。”崔买安说。

记者了解,在“撑伞行动”中,志愿者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有效调动了社会力量尤其是当地百姓自我保护文化遗产的积极性。“抢救大量乡村古建必须发动群众。”何艳军说。



《河上花图》(天津博物馆供图)



《河上花图》局部(天津博物馆供图)

“八大山人”:朱耷独创的“表情包”

文/新华社记者 周润健

朱耷,别号“八大山人”,明末清初画家、书法家,清初画坛“四僧”之一。在绘画上,他以大笔水墨写意画著称,并善于泼墨,尤以花鸟画称美于世,对后世的写意花鸟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朱耷的花鸟画作品中,现收藏于天津博物馆的《河上花图》可谓精品中的精品,这幅巨幅长卷与二百余字的《河上花歌》相映生辉,堪称“八大山人”一生境遇的缩影和晚年心态的真实写照。

朱耷,明宁献王朱权后裔。1644年,清军入关,明朝灭亡,朱耷从王孙公子沦落为流民逃犯。国破家亡的打击,让他一时难以承受,落发为僧,后又入青云谱为道。

怀着国破家亡的痛苦心情,朱耷常常借花鸟、木竹、山水来抒发对满洲贵族统治者的不满和愤慨,表现他那孤愤的内心与坚

毅的性格。

“朱耷有一个弟弟叫牛石慧(原名朱道明),也是一位书画家,人们从其有限的流传下来的作品中发现,其落款‘牛石慧’看起来像‘生不拜君’四字,而‘牛’与‘八’合在一起念‘朱’,而‘朱’是明朝国姓,可见兄弟二人强烈的反清意识。”天津博物馆金牌讲解员杨旭说。

荷花寓意高洁,因此,荷花题材在朱耷的传世作品中占比较大,而这幅《河上花图》最为精绝。这幅画卷是朱耷古稀之年所作,全长近13米、纵47厘米。全卷以荷花为主,坂坡小草,溪水潺潺,寥寥几笔便将兰竹点缀其间。卷尾自题诗《河上花歌》37行,文采卓绝,书法极具风范。

杨旭告诉记者,《河上花图》表面上描绘的是河上荷花,但实为朱耷人生长河的真实写照。卷首展现了荷花从河上跃起,枝

挺叶茂,生气蓬勃,隐喻朱耷初涉人世时的远大志向;画面随即就遇上了陡峭的山坡,荷花只能从夹缝中生长,虽仍显旺盛,却已弯枝低腰,暗示青年时期的朱耷还没有施展自己的抱负便遇到了国破家亡的挫折;接下来便是崎岖的河床、枯木、乱石,荷花已呈残败之状,犹如自己残喘的人生;卷末的景致更是凄凉,成片荒芜的土坡,已不见一枝荷叶,仅有星星点点的兰草竹叶杂生,寓意着自己的一生将在萧索中终结。

杨旭表示,此卷整体气势磅礴,笔势跌宕起伏,构图疏密相间,用墨苍中见润,与自赋《河上花歌》的诗作及其书法,构成了诗、书、画相互辉映的艺术整体,不仅是朱耷一生中最长最好的作品,更是其艺术与人生完美结合的一幅难得的珍品。

原本以为自己会在无

尽的烦恼中了此一生,但59岁时,朱耷从赵孟頫所书的《佛说八大人觉经》中获得启迪,才逐渐从烦恼中解脱,并决定以“八大山人”为号,一直用到80岁去世。

从60岁到80岁这20年间,朱耷的心态由早年的失控变得异常平静,人生观也从泪眼看世界,升华到笑对人生,而这种心态的变化也形象地表现在他的落款上,他常把“八大”和“山人”竖着连写,59岁到69岁时的落款特征是把“八”字写成“折角形”,“八大山人”四个字笔画相连就像“哭之”;而从70岁到80岁,“八”字写作“两点”,其笔画相连又像“笑之”。

“作为朱耷独创的‘表情包’,‘哭之、笑之’既是朱耷‘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一种无奈,也是他参透人生,‘破涕为笑’的真实写照。”杨旭说。